

江湖笑剑

● 青 云 著

出剑笑江湖

青云 著

下

南海出版公司

1990·海口

出剑笑江湖

作 者：青 云

责任编辑：珙 临

装帧设计：孟喜元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陕 西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内 蒙 古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1/32开本 29印张 530 千字

1990年 8 月第一版 1990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0册

ISBN 7—80570—172—5 / I·60

定价(上中下):11.80元

二十

众人惴惴不安飞鞭催马，亦不知赶出几十里，冯白真方才惊喜地觉察坐骑不再似前时那般惊骇，无疑狼群距此已远，才长长地吁一口浊气。仰天漫叹，说不尽忧沉慨叹，苟且偷安。诸女业已明白其中，虽暗感释重，却又为郭素娟的风险生殒心觉惦挂沉沉。自己的脱困，正意味着她身陷凶。

邱楚楚一路泪洗红颜，“若是郭师姐有个三长两短，真不知叫我如何是好！”终不禁忧郁地道。

冯白真亦知郭素娟的处境，但也毫无能助她一臂余力，闻言轻轻地摇了摇头，侧回头向那阴霾如山之处眺望，睿眶也不由浊泪盈盈。

众女中有人见状，忙探手攥住邱楚楚的手掌。邱楚楚悉知冯前寨主身伏重创内伤，此番已是悵怀铅重，受不得唉唉怨嗟的忧烦。闭口不说，但眼泪还是悄悄地流淌。

然千古黄沙浩荡，万里广袤无垠，依旧扼抑不止这群残喘苟生的老叟玉女的铮铮寸志。

“双睛眈眈射惊电，耸尻竖尾如竿枪。咆哮锯地地

欲裂，百兽走匿山魑藏。”此乃叙状饿虎凶虐的诗言，然与之沙漠群狼之酷悍桀狂却犹不相及。且看那莽漠寒沙，圯壤芜野之中，群狼嗥嘶凄厉之声栗战横空，宛若山魑怨唳，饥鬼呻吟！成群的野狼毛骨嶙峋，龇牙露舌，白齿间闪显着一丝腥红血色，而那双幽莹莹的瞳眸更是凶光煞神，残性霍赫，犹如一团怨恨磷火吐缩着灼人的焱焰，隐现着那颗与世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恨的凶心。一逢猎物，顿即伏扑穷追，直至将对方变成爪撕牙嚼之物，风卷残云般一扫而过，寒沙上仅余白骨碎毛零弃于血迹斑驳之中。

如若遇上不易对付的，则厉嗥穷嘶，群聚而围攻，且耐性颇著，假使能困到猎物自行饥瘁惊毙，亦无不能做到。而至暮夜惨黯，则聚众蹲在丘岗之上，仰天望月悲嚎不已，其声之凄厉令人闻之不寒自战！

风沙搅滚扑卷之中，郭素娟心中始终蒙受着一种凄愁萧杀之觉，预感莫大的凶危，犹比这狂飚横着丘沙推移而来，坐骑更是发狂也似的飞驰，它们以天生的知觉愈为深感危殆的降临，不用主人鞭撻早已竭悉劲力，风驰衹衹。然毕竟奔波多时，力乏神瘁，更何况戈滩中寸毛难发，少有草刍充腹，如此穷蹙极骤之后，越显急劳难支，气吁虺虺如雷，渐跑渐慢，大有不堪支持而瘫仆之势！

郭素娟心焦如焚，飞鞭策马，然坐骑虽负痛知情，亦难能迅疾复加，少顷便已遥遥地隐闻声声长嚎厉嗥，听

来犹鬼魅寒号，令人毛骨悚然！冷然“噗”的一声，猛地有两匹抵不住这样的穷驰尽耗，铁蹄一屈，偌大的身躯猝扑倒地，横栽砂砾之中，口吐白沫，回蹄踟倦，身子痉挛，已然奄奄待息。而郭素娟的坐骑与它们本是拴结同骤，猝不防之时亦被绊縻仆地，前肢屈跪沙中，嘴鼻直捣黄砂，惊痛得嘶鸣不止。

郭素娟冷然不备也即被抛甩出去，半空中一个“横空鹤翩”，身形翻转，然抛势甚猛，且心怀惶惶，仍是“噗”地跌摔地上！

郭素娟踉跄着挣扎起来，扑到那倒栽的马前，双手抱起马头用力摇了摇，见它们只有出的气却无收的气，已知性命难保，只得弃下。回身见自己的坐骑与另一匹正挣扎着欲站起来，忙拔出青锋削断缰绳，但能站起来的却只有一匹，另一匹挣扎着再也起不来了。此际远处那阵阵悸栗心骨的呼啸正似刃芒游锋一般从风砂中呼鸣而来，犹若可见那群闪着森森白齿，眼睛射着绿幽如魂电的野狼正狂撒骨嶙嶙的瘦腿飞奔而来！

唯一幸存的坐骑骇状万种。郭素娟见情形险凶，只有弃下尸骸，轻装简负方能有疾行脱生之望。想及冯前寨主一等已无危险，略释负重，当即单身匹马，电掣矢走，瞬时飞驰出数里之外。这时纵算可遁脱狼口，但早漠阑干，点水片瓦都是何等奢望？且坐骑已更现瘁乏之色，倘若一旦也与它的同伴一样下场。那时她徒足漠海，惟有埋尸戈滩之厄！

少顷但闻声声惨厉如芒的狼嗥彼此起伏，沙碛中一阵疾风扫舞残叶一般的“沙沙”声，杂乱而猝急，疯狂呼啸而来。

须臾，百十丈外已状若山魃幽魂般冒涌出百来头杀机腾腾的野狼来，森绿的双眸闪着一股狡魅煞火，磨砾的白牙射跃着茹血吞骨的残忍之意。它们终于在更为凄长犀利的嚎声中扑向那堆血骨尸肢。一阵爪扯牙撕，尸体破肚开膛，被嚼撕得满地狼藉，目怵心悚！

待到风止沙住，天穹已露出一片荒凉的晨色，但中午时分；却又变得酷烈毒热，晒灼的黄沙烟腾。郭素娟忧心困急，不迟不快地驰着，心怀恨不能插翼飞离此处。但又恐坐骑不堪，不敢纵驰。只见它已更显的疲顿神乏，有时晃摆着欲瘫脱一般，惊得她面容煞白，忍不住泪水扑簌地落淌下来，双臂紧抱着马颈，伤容的脸颊轻偎摩挲着马鬃，楚楚地嚶泣道：“马儿啊马儿，你可千万莫抛下我不顾啊！而今只有我俩落身这无尽的荒沙之中，后有狼群穷追，只要再走一阵，抛下狼群，我们总能寻些充饥的，上得大道便能逃离沙漠返回寨中啦！你可要听话，你是顽强不屈的。一定能忍持煎熬下去！”说得自己泪珠滚滚，于此沙漠阑干之中，滴水如金，郭素娟奈不住渴喉干裂，尽将苦涩的泪水渴咽下去，更觉心襟悲戚万分。

真想不到那马却竟似甚通人性，闻言轻甩华鬃，引颈长嘶一声，片刻精神抖擞，扬开铁蹄，飘风一般疾行

如矢！

郭素娟见状惊喜望外，心扉激颤，忘情地掌抚着爱马那展风娉娉的华鬃。

这样约莫半个时辰后，郭素娟猜测大概已远抛那群狼兽，而至今仍是后不着边际前不见尽头，苍荡广袤，生路难寻，尽是走不完的绝径。郭素娟心忖，这般横冲莽撞，仅能愈来愈陷入绝殆而已。坐骑若有个三长两短，无疑会葬送所有的希望，不能让它太乏累了。她忙徐徐勒住马缰，止住奔蹄，翻身下马。此际煎熬一夜仓惶遁命，身肢困惫不堪，心神犹有余悸，如紧绷竭张的弓弦，已至铮铮将断。不胜自持地仗剑支躯，无边地四下张望想寻些可以勉强让人马充饥的食物。良久，好不容易才发现左侧百十丈外的沙滩上，象有一些什么东西，忙奔跑过去，惊喜地发现几个小簇零败的芨芨，在这荒漠死海之中已是显得极其珍琪了，但见它们那短小的叶梢已露出死的蔫枯，仿若那深扎硬钻的根茎亦已枯死一样。但这些草皮给你的感觉却是一种坚如砂砾的生机，让你就在这一刻间明白它们之所以能活于此麻劣的天地之中的唯一的原因。

郭素娟默默地俯望着这抗傲狂风猛沙的生命之魂，惊异地钦叹一声，小心用剑将它们铲挖出来，回来欢喜地冲着坐骑呼道：“唉，马儿，瞧我给你寻来什么！”

那马僵立着未动，一双乏神的大眼睛茫茫的正望着她，那目中流露着浓浓的苦痛之色，仿佛凝固了这一番艰难凄楚，遁劫余生的惶恐！看得郭素娟容色惊骇，一

种绝望的感觉电袭周身！郭素娟目瞪口呆之中“啪”地一声不觉地将剑和草茎一起失手掉落。惊呼声中扑上去双手搂住马颈，苦涩地戚哭起来。莫非红颜湮葬磧丘，伴此苍苍莽莽的寒砂已成难逃的天意安排？

百里之外，群狼嗷嗷，循觅着余息痕迹穷逐不舍。虽已是白昼，却悍桀无顾，四腿撒奔，疾如风掣，正朝这个方向嘶扑直来！

在毗邻广袤寒漠数十里，一座名叫“长平墟”的镇子上，人马嚣嚣，川流不息。客栈酒店之中，三教九流，食客嫖妓，觥觥行令，喝五呼六，喧嚣纷纷。在最为热闹的南门道上，却有一家酒馆虽够气派，可是冷冷清清，无人留步。但见店中倒桌椅齐备，菜饌俱全，酒店伙计来往匆忙地张罗摆布，可是既无客人光临，亦没见他们去招引酒客，实是怪奇莫测，弗晓搞甚玄虚？

市街之上，引人商贾接踵摩鬓之处，但见两骑高头大马异常显目，马上端坐着一男一女，那男的身著儒装，丰神倜傥；女的却是衣装邋邋，褴褛腌臢，从其装束不难辨出乃是红颜少女，但那面容污垢之处，几是男女不分。这时她面容愠怒，扬甩着长鞭在半空中“啪啪”地空响着。一副缺欠家教的泼横之样。

那儒生虽不时侧目怨视，甚是难堪，但对她却若有所惮，迟迟不敢出言劝止。

此际已至午时，他们恰巧来到那家酒楼之下，那女娃远远地便对这边很感兴趣似的样子，一到近处勒住

马缰，疑目观望，奇怪地道：“咦，别处酒家早让猪狗们充栋，怎么这鬼店竟这般冷清？”说话之间满面好奇，回头冲着书生招呼道：“喂，笨鸟，我们何不进去瞧瞧。我肚子早在朝我喊着‘姑奶奶’啦！”

那书生睥睨了她一眼，只作不知，望前直走。

“冷秋月，你可是聋啦？在我面前充这副穷酸样，当心叫你吃罪不起！”

东方天嫫见冷秋月居然故意同她执拗，心起愠恼，大声斥责道。

冷秋月本来厌忌受她挟持，而且出言戏谑，此时听她呼名吆姓，只好不情愿地侧转身，冲她冷冰冰地问道：“唤我做甚？”

东方天嫫怒道：“你没听见吗？我肚子饿啦！”说着手向那家酒楼一指，“喏，到里面去搞些吃的！”言讫自己翻身下马。

冷秋月也已感到确是饥乏，无奈也只得下马。他们自两日前依赖两囊食水逃脱，出得那辽袤旱漠，便一直望中原径直跋涉而来，一路上东方天嫫要尽狡狴，却依然套问不出他身世的来龙去脉，而冷秋月也无能摆脱这棘手的羁縻。仿若冤家相聚，尽是纠葛。

两人牵马才近得那家客楼，蓦地撞见店中踔出两条面目凶獠的汉子，身著江湖孤派“独钓白江门”的蓑衣竹笠，一副江海渔人装扮甚有怪诞莫名之味。

两条汉子怒色中含着几分不明对方来头的诧异喝问

道：“嗯，还道是哪方人马，却是两只不识门路的雏子！想请爷子陪客吗？抬起狗眼瞧仔细了，此处可非有进有出的客店，休叫你们做了爷子的肠肉！”

冷秋月两人凭直觉已觉此处诡魅不比寻常，却是听不出对方话中之意，不由面面相觑，一齐退后两步仰首往楼额望去，却见那腥红如血的横匾上，书着“白骨清风楼”！

“‘白骨清风楼’！”

两人不由小声低呼。他们未料淫威霸鳌江湖一方的“独钓白江门”的门庭“白骨清风楼”，居然便设在这里，可见两人均是初涉江湖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自是不免一时有出乎意外的惊诧。

“呸！还道是阎王鬼阁，却是这小小的牛头鬼，马面精的破窝。想充大王作势，吓得鬼卒，怎可惜奈何不得我！”东方天姬略作诧色，旋即眉色一改。一脸卑鄙地啐口道。

冷秋月曾自师父口中得知此“独钓白江门”已鼎雄江湖久时，今掌门之人正是绰号“无钓蓑翁”的江白月，此人不仅功夫尽裔袭本门精粹，登峰造极，且脾性乖戾，黠武若狂。别有狡狐之意地设置这家“白骨清风楼”，招置来往江湖同道，比试武功，立有规矩：败者任从江白月奴遣，胜者便可独占此楼所有。十数年来，试锋比芒之人泛泛，然至今此楼主子未改，而败者遭遇之惨虐，不堪言状！有的做了盘中脍炙，有的成了膝下奴

才爪牙，无一得幸。而江白月也借机得逞他的目的，威名风扬，江湖中人闻声耸动，少有再敢斗胆嗜命的人光顾。“白骨清风楼”一时清寒孑孑，无人问鼎，倒使江白月颇觉无聊。

“好小子死胆可不小，敢入来一尝佳饌风味？”对方闻言又惊又怒，挑衅地道。忽地发现对方却是个女娃，不由淫视着辱谑地道：“哟哟，原来还是个香脂玉色，此来可不是大解荤腥之瘾啦！”说罢，两条江湖武夫乐得浪笑不已。

孰料电光风影中，东方天嫫疾如灵猿地欺身贴近，未待他俩出手应付，颈骨已被双双捏中，提将起来抛绣球一般攒甩楼上。“砰”然声中，横匾被两条死狗一般的汉子撞得砸落下来！正朝东方天嫫头顶飞落！东方天嫫稍稍一顿，才似雏燕翻掠，抽隙弹飞半空，双掌推出一股阴劲撞在匾角，偌大厚沉的飞匾顿时落叶飓风一般直飞进店中，撞向一扇屏风，“轰隆”声间匾裂屏塌，梁栋震动惊出楼内一群门下，高呼嘶嚷着蜂拥而出瞧瞧谁竟敢动土皇门。

冷秋月原本不想无端招惹事非，然此际已不容他另作方便，只得且看风势，心中却不住埋怨东方天嫫不该好事生非，而自己同她相伴迩来，势不能袖手旁观。

对方一时间鱼贯蜂拥而出二十余人，个个双目精光灼人，太阳穴微突，杀机升腾，持刀握剑团团包抄，一片冰光煞气尽噬他俩！

其中有的乃是昔日江湖侠客，败落江白月手下，染习血毒恶性，均一色的凶残如兽，服服贴贴任凭他遣使。

但闻其中一条双腮髭虬卷的暴汉圆瞪怒目，手中盘缠着一条段红段白的长鞭，叱问道：“何处串来的兔崽子，如此放肆，砸了我门之匾，老爷定将你们剥皮油煎，剜脏下酒！速报万儿上来，我等手下不死无名杂种！”

当中有两条劲汉勃怒非常，将手中笔剑逼近他俩咽下胸口，作势欲戳。冷秋月两人绝艺负身，浑不在意，看得众人惊疑不已，心中嘀咕这两只雏仔焉来这般有恃无恐，来头想是不小！

“唔，我么？嘿嘿，江白月得尊称我一声‘奶奶’，按辈排来，你自己思量一下得如何称呼我？”

东方天嫫一脸儿戏谑赖相，斜目轻觑着那朱须粗汉，吹着殷唇讴道。

话音仿佛在刀剑“咝咝”声中飘摇不定，光影错乱之中，但见数柄白刃一齐交架在她适才置身之处，却不着一丝袖末襟角！

众人惶惶蛊惑之中，另一条威胁着冷秋月的壮汉遽然将手持的判官笔向前戳去！那笔端本已轻轻抵触着对方背心，蛮以为已然掌操此子之命，岂知一笔下去如没云海万里，一切皆是幻迷之影，骇得他怪呼“邪门”。

两道白影风飏之中已掠入楼中，更见里面桌席太摆，若筵豪客。又入几步，一股腥浓的肉味如风灌鼻，

闻得只觉血气上涌，不抑心怀一种悸栗袭来！两人从没有这样的感觉，甚感怪祟。东方天嫔回头冲着正屏息乍舌的冷秋月一招手，便循着气味寻去。

冷秋月闻得腹内犹如塞着一只死猫，阵阵逆呕，不堪忍受，运起“宿雪延息法，”憋住呼吸，稍为好受，这样一来便难辨这怪味的来处，只道她是寻找别的出口，便紧跟了去。如何也没想到她竟是一时好奇，要一看究竟！

身后乃是叱喝怒叫着追杀过来的“独钓白江门”的人马。

东方天嫔也止气疾走，但她已辨出大概位置，须臾来到一间大房的门外，看样子挺象是厨间，当下破门而入。立时惧骇失色！

一幅活人煎熬着死尸的血淋淋的情景，只瞧一眼，两人便不由地心魂飞散，双目圆睁，张口咋舌竟说不出话来！

那两个宛如地狱鬼府中，专司煎肉烤炙的厨厮闻得窸窣之声亦不回头，挥着手连道：“去去去，你们这些馋猫，有啥可捞的，还不是待老爷子享用腻了再轮到你们舔剩！”

东方天嫔毕竟是女子，目击此状早已惊吓得几将晕倒！还是冷秋月男儿骨性，深恶痛绝之中向怀中摸索，仓慌掏得两枚碎银，扬手射出，但见两束银光，破空啞嘯，矢穿两条茹血噬肉的狼兽的脖颈。

自此，这幕惨虐莫状的情景，永久地映投在这无邪的处子心中，犹如尽睹天下所有的孽戾凶残，印象之深令他在今后的铁血风尘之中，疾恶如仇，出手发制恶人毫不怜悯，犹如狼不能摘除普天之下一切的邪恶罪孽。

这时已闻背后劲风四起，咤叱如雷，匆忙庇护着几乎失去自卫能力的东方天嫔退出这弥漫着血气的地方，才闯出几步，便已被一片如网的刀剑白光笼罩而下！

冷秋月见势已来不及出剑相抵，只得凝注心神徒手空斗。他最忌恨身后的那一血幕，断断不复后撤。仗着这股不消的怒火，他居然在血海凌波之中护着东方天嫔，犹如天神降临一般，毫无惧色地硬冲狠杀出去。掌光翻翻，犹如风轮卷扫出去，下手如注千钧，更凭精奇绝妙的掌法，威不可挡。

对方虽然武功不凡，而且仗着势众，有恃无恐，不料一交上手，才发觉这玉树临风一般的处子居然身手赫赫。势如破竹，当者即靡。勉强拼杀一阵，弃下几具尸身便惊惶落逃。

冷秋月无心穷逐杀尽，转身便退。哪想瞬息间“轧轧”之声四起，竟见周围的楼屏四壁厢房桌席一齐走马灯一般纷乱转动起来！乱影中尽是些可怕的骷髅错现，伴着声声长嗥厉唳，犹若置身鬼府群魔之中，令人胆破神飞，七魂尽丧！

冷秋月猝临这般险境，心知必是此中机关所发，迷布鬼形厉唳，以乱人心神。冷秋月急忙自运神功，真气

充沛体中，凝聚五官视若不见，闻如未知。臂穹中东方天嫫半倚半就，双眸若闭若眯，亦以无上真功与这魅影怪声抗御。

冷然间，一面赫亮的光芒在两人面前电射。但听东方天嫫呼一声，跃起来扯住冷秋月的手袖，便形若乳燕投林一样扑向那电光之中！

冷秋月先时只道这光辉必是某般厉害的暗器机关，未料东方天嫫却犹逢生机似的疾纵进去！懵然间已被拽进那白光之中，只觉眼前一片炫耀，不见一物。陡闻东方天嫫怒咋作声，一阵“啞啞”轻响过处，又是焕然一新，那片亮光骤然敛失，眼前已然映投出一廊旷地，四匝砌着半环假山，奇峰异石之中点缀着香花琪卉，栩栩活脱。回视身后，却见是一屏偌大的屏风，一旁守着两条白衣汉子，满面隐着一股毒狠邪气，正逼视着自己喋喋怪笑，犹似林莽森森之中的老鸱所发出的凄唳怪叫！

“哈哈，老夫闲置江湖少月，不料便出了这般俊俏身手的雏儿，真是后来者无量哟！看来‘冷狐门’的‘狐面神君’可是对你们愈感棘手矣！”

乍然间前方坪地处一个身影也不知从哪里一闪出来，现身他俩面前冷凌凌地言道。

两人心襟一凛，遽然回头看处，却见一个鸠形鹄面戚施之貌的小老头正诡异地站在百丈之外，阴森森地瞅着他俩，那副枯骨嶙嶙，驼背佝偻之状，宛若坟墓中钻出的盗尸厉鬼，令人一见不由憎恶作呕！

“你可就是那自号‘无钓蓑翁’的江白月吧？见你名儿好听，却是这般潦倒丑貌，‘无钓蓑老头’，嘿嘿，别叫风雪把你一把槁骨埋了，人家瞧得还道是一堆朽枝哩！”

东方天嫫对这形相奇丑，生性狠戾的江白月唾鄙之极，故意以刻薄的话相讥。

江白月却是犹如未闻，喋喋怪笑，睿目中森森地吐射着血色，投在东方天嫫面庞上。东方天娇嫩之颊宛如被火焰灼着，浑身披芒！恼得她也凝眸睚眦，精光如电，瞧得江白月颇感惶惑。他溺于心术武功之中数十载，造詣深邃，一看这星电竟是发之一个年纪悬殊的小姐子凤目之中，真令他不可思议，如此深厚的内功精芒，就连自己身蓄一甲子真元玄功亦难以凝聚！心中狐疑，口中寒森森地笑道：“哈哈，小姐子言之不差，吾老命不死自有道理。倒是汝等羽薄气盛，难经风浪。不过汝等翼羽颇丰，可不知是哪家老鸨调教出来的？”

“唔，你问我么？嘿嘿，告知你想你也不敢认。你大概记得有个自诩‘寒江白叟’的老头儿吧，我便是他的关门弟子哩！不过他那几下南拳北腿，却是只配我戏狗耍猎尔尔！”东方天嫫唇边薄如刀刃，一出言便戏谑他。

江白月一闻她居然敢鼎犯本门开山鼻祖，老怀赫怒，又发出一声怪笑，那笑声从白齿中飘出更有一种凄厉之感，令人闻之激灵灵地要打寒战。而两侧的白衣汉